

32658

:16



史記鈔卷之八十七

漢既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觀中國

作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大宛以西始末如畫而深武窮兵實錄猶可攬  
源大宛事以張騫身歿後五十餘年而始舉遷  
特惡騫始倡故通篇精神歸騫一人而諸國中  
惟通大宛一節得善馬幾用亡中國以此先後  
情事歸國中以大宛為結局

大宛之跡見自張騫張騫漢中人建元中為郎是

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

為飲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無與共擊之漢

突然起頭如此

妙妙 文格

匈奴傳與大宛

體異匈奴一國

而大宛諸國諸

國則錯綜也

應德

君好大喜功臣  
生事構障是而  
城搃傳只緣代  
宛通請國故以  
宛名篇 克之

方欲事滅胡聞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  
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故胡奴  
甘父俱出隴西經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  
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  
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  
失居匈奴中益寬騫因與其屬亾鄉月氏西走數  
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  
問曰若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  
道今亾唯王使人導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

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為然遣騫為發導驛抵  
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  
其太子為王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饒少寇志安樂  
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  
不能得月氏要領留歲餘還竝南山欲從羌中歸  
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左谷蠡王攻其太  
子自立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亾歸漢漢  
拜騫為太中大夫堂邑父為奉使君騫為人彊力  
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窮急射

列傳

卷八十七

大宛

二

諸國皆借塞言  
叙固是一體  
文繁

太史次要領  
騫既從大宛歸  
所指畫傍諸國  
而下以次各別

高山上所有馬  
不可得因取  
五色母馬置  
其下與交生  
駒汗血號曰  
天馬子

述諸國風物形  
狀或詳或略皆  
錯綜有法 文繁

國不土著  
故舊也嘗臣  
服于匈奴

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  
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  
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之曰大宛在匈奴西南  
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  
蒲陶酒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有城郭屋  
室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眾可數十萬其兵弓矛  
騎射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  
則烏孫東則扞笏于寘于寘之西則水皆西流注  
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

音汗彌

音田

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邑有城  
郭臨鹽澤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  
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鬲漢道焉

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隨畜與匈奴同  
俗控弦者數萬敢戰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羈屬不  
肯往朝會焉 刪六國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俗  
控弦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國國小南羈事月氏  
東羈事匈奴

蓋乃北海者因  
去中國遠不能  
知大澤之名故  
臆斷云用均

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康居大同俗  
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

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居媯水北其南則  
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  
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時彊輕匈奴及昌  
顛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  
頭爲飲器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及爲匈奴所敗  
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媯水北爲王  
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

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  
麥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  
千里最爲大國臨媯水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船行  
旁國或數千里以銀爲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  
錢效王面焉畫革旁行以爲書記其西則條枝北  
有奄蔡黎軒

條枝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海暑濕耕田田稻有  
大鳥卵如甕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而安息役  
屬之以爲外國國善眩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

西北必暑濕故  
特著其異用均  
眩相詐惑今  
吞刀吐火苑  
爪種樹屠人  
截馬之術

水西王母而未嘗見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媯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萬餘。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國。騫曰。臣在大夏時見。印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

以上如蒼蓋以下如蒼蓋大夏鳥孫事皆借騫言叙之應德

此以下叙張騫通大夏西北諸國始末

臨大水焉。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資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以騫言為然。乃令騫因蜀犍為。發間使。四道竝

總括諸國情勢以發武帝欲宣威意十餘句作一氣下甚發越可喜之緊

言重九遍譯語而致

抵別武帝主意應德

出出驄出冉出徙出邛棘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古曰非閉氏音非南方閉嵩昆明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而蜀賈姦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罷之及張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騫以校尉客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艸處軍得以不乏乃封騫為博望侯是歲元朔六年也其明年騫為衛尉與李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

陡然入此為打  
斷匈奴右臂

漢書作西邊

李將軍軍失亾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為庶人是歲漢遣驃騎破匈奴西城數萬人至祁連山其明年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西竝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其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是後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而昆莫生弃於野烏曠肉蜚其上狼往乳之單于怪以為神而收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

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於西城。昆莫收養其民，攻  
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單于死，昆莫乃率其衆  
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  
爲神而遠之，因羈屬之。不大攻。今單于新困於漢，  
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  
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  
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旣連烏  
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天子以  
爲然，拜騫爲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

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使  
使遺之。他旁國騫旣至烏孫，烏孫王昆莫見漢使  
如單于禮，騫大慙，知蠻夷貪，乃曰：「天子致賜，王不  
拜，則還賜。」昆莫起拜，賜其他如故。騫諭使指曰：「烏  
孫能東居渾邪地，則漢遣翁主爲昆莫夫人。」烏孫  
國分王老而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  
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專  
制，騫不得其要領。昆莫有十餘子，其中子曰大祿。國分大祿  
彊善，將衆將衆，別居萬餘騎。大祿兄爲太子，太子

按此叙昆莫所  
以不敢專約



有子曰岑娶而太子蚤歿。臨歿謂其父昆莫曰。必以岑娶爲太子。無令他人代之。昆莫哀而許之。卒以岑娶爲太子。大祿怒其不得代太子也。乃收其諸昆弟。將其衆畔。謀攻岑娶及昆莫。昆莫老常恐大祿殺岑娶。予岑娶萬餘騎別居。而昆莫有萬餘騎。自備國衆分爲三。而其大總取羈屬昆莫。昆莫亦以此不敢專約於騫。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寘。扞罽。及諸旁國。烏孫發導譯送騫還。騫與烏孫遣使數十人。馬數十

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到拜爲大行列於九卿。歲餘卒。烏孫使旣見漢人衆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其後歲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收拾然張騫鑿空其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爲質於外國。外國由此信之。自博望侯騫歿後。匈奴聞漢通烏孫。怒欲擊之。及漢使烏孫。若出其南。抵大宛。大月氏相屬。烏孫乃恐。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女。翁主爲昆弟。天子問羣臣議計。皆曰。必先納聘。然後

此斷錯綜 文格

不說納聘語顧  
乃先說宛馬然  
却有致文繁

迷遣使大小多  
少遠近勢甚錯  
綜若無意出之  
而意無不盡  
文繁

以南北道作對  
紀甚奇

入通前摠論當  
時事情如掌

列傳

乃遣女。初天子發書易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  
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  
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  
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  
奄蔡、黎軒、條枝、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  
於道。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  
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  
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  
數歲而反。是皆漢既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請吏

先提在此

審政以後

根

積上復事西南夷

精通

德前

入朝。於是置益州、越巂、牂牁、牂牁、汶山郡，欲地接  
以前通大夏，乃遣使柏始昌、呂越人等。歲十餘輩  
出此初郡，抵大夏，皆復閉昆明，為所殺，奪幣財，終  
莫能通至大夏焉。於是漢發三輔罪人，因巴蜀士  
數萬人，遣兩將軍郭昌、衛廣等往擊昆明之遮漢  
使者，斬首虜數萬人而去。其後遣使昆明，復為寇。  
竟莫能得通。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既多，而外  
國益厭漢幣，不貴其物。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尊  
貴。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

列傳

卷八十七

大宛

九

天子爲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予節募吏民。母問所從來。爲具備人衆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母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爲其習之。輒覆案。致重辜。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爲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之絕。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姑。

師小國耳。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使者爭徧言外國灾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以故遣從驃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匈河水。欲以擊胡。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還封破奴爲浞野侯。王恢數使爲樓蘭所苦。言天子。天子發兵令恢佐破奴擊破之。封恢爲浩侯。於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烏孫以千匹馬聘漢女。

此烏孫一節以續上文請婚血脉

漢遣宗室女江都翁主往。妻烏孫烏孫王昆莫。以爲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爲左夫人。昆莫曰。我老。乃令其孫岑娶。妻翁主。烏孫多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馬。初漢使至。安息王令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甚多。漢使還。而後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烏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及宛西小國驩潛。大益。宛東姑師。扞戾。蘇薤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悅。而漢使窮河源。河

源出于寘。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於是大觥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名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觥抵奇戲。歲增變甚盛。益興自此始。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宛以西。皆自以遠。尚驕恣。晏然未可詘。以禮羈縻而使也。自烏孫以西。至安息。

以近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則  
 國國傳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幣帛不得  
 食不市畜不得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漢多財物  
 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漢使焉宛左右  
 以蒲陶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  
 敗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  
 種苜蓿蒲陶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眾則離  
 宮別觀旁盡種蒲陶苜蓿極望自大宛以西至安  
 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

渡述諸國俗補  
 前書言未備  
 文潔

進熟或是進見  
 而熟于天子故  
 得以進言註熟  
 美之說未必然  
 也丙仲

鬚頰善市賈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  
 乃決正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及漢使士卒  
 降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為器不用為  
 幣而漢使者往既多其少從率多進熟於天子言  
 曰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  
 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  
 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  
 我遠而鹽水中數敗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  
 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為輩

模寫漢伐宛處  
 更精神

壯士車令持金  
 驅馬入貳師城  
 請宛王馬樂府  
 少年行即此輩  
 也名帝

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也言椎金馬而去。宛賚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卽盡虜破宛矣。天子已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爲然。而欲好好侯寵姬李氏。拜李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

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爲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而李哆爲校尉。制軍事。是歲太初元年也。而關東蝗大起。蜚西至敦煌。貳

師將軍軍旣西過鹽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饑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哆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况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往來二歲。還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

漢武窮兵供狀

古樂府中塞上  
曲從軍樂并少  
年行皆漢曲也  
酒本此事作方  
有原委 允寧

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饑。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敦煌。其夏漢。亾浞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公卿及議者皆願罷擊宛軍。專力攻胡。天子已業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侖頭。易苦漢使矣。爲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材官。益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敦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

下言室者令城中渴之

罪有七科遠譴也

古樂府出塞入塞二曲入詞哀苦勇怯不同皆有所本若伐宛之役道遠乏食將吏又貪多侵牟往者十萬人

匹。驢騾索它。以萬數。多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凡五十餘校尉。宛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流水。於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其城。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而發天下七科。適及載糒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至敦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爲執驅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侖頭。侖頭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漢兵到者三。

入關僅萬人往  
馬三萬匹得入  
者止千餘匹此  
安得不怨耶  
元寧

萬人。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走入。葆乘其  
城。貳師兵欲行攻郁成。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乃  
先至宛。決其水源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  
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宛大  
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爲攻宛。以王  
母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母寡。而出善馬。漢  
兵宜解。卽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  
爲然。共殺其王母寡。持其頭。遣貴人使貳師。約曰。  
漢母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卽不

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內。康居  
居外。與漢軍戰。漢軍熟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  
漢兵。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與趙始成、李哆等計。  
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所爲  
來。誅晉惡者。母寡。母寡頭已至。如此而不許解兵。  
則堅守。而康居候漢罷而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  
吏皆以爲然。許宛之約。宛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  
之。而多出食。食給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  
馬以下。牝牝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



漢窮兵數十年  
所得不過如此

宛已破又便攻  
破郁成威康居  
功成計遂此從  
軍樂也允寧

後論功封新時  
侯此豪俠輩也

使善者名昧蔡以為宛王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  
中城乃罷而引歸初貳師起敦煌西以為人多道  
上國不能食乃分為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  
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到郁成郁成城守不  
肯給食其軍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偵而輕之責  
郁成郁成食不肯出窺知申生軍日少晨用三千  
人攻戮殺申生等軍破數人脫走貳師貳師令  
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  
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乃出郁成王予桀

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四人相謂曰郁成王  
漢國所毒今生將去卒失大事欲殺莫敢先擊上  
邽騎士趙弟最少拔劍擊之斬郁成王齋頭弟桀  
等逐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  
發兵并力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  
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  
從軍入獻見天子因以為質焉貳師之伐宛也而  
軍正趙始成力戰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李哆  
為謀計軍入玉門者萬餘人軍馬千餘匹貳師後

歷叙貳師出師  
再及侵牟失臣  
得馬之數賞功  
之次則貳師功  
罪漢計得失不  
待言而自見矣  
丙仲

奮行奮迅自  
樂入行者也  
絀抑退也此  
本以適行放  
功勞不得與  
奮行齊賞也

精實漢不能以  
力定大宛處  
貳師准立一味  
蔡為功而宛漢  
誅之漢又賂賜  
美刺自見

太史公信不誣  
觀此云憑觀所  
謂崑崙則前云  
案古圖書名河  
所出曰崑崙蓋

行軍非乏食戰死不能多而將吏貪多不愛士卒  
侵牟之以此物故眾天子為萬里而伐宛不錄過  
封廣利為海西侯又封身斬郁成王者騎士趙弟  
為新時侯軍正趙始成為光祿大夫上官桀為少  
府李哆為上黨太守軍官吏為九卿者三人諸侯  
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  
者官過其望以適過行者皆絀其勞士卒賜直四  
萬金伐宛再反凡四歲而得罷焉漢已伐宛立昧  
蔡為宛王而去歲餘宛貴人以為昧蔡善諛使我

國遇屠乃相與殺昧蔡立母寡昆弟曰蟬封為宛  
王而遣其子入質於漢漢使使賂賜以鎮撫之而  
漢發使十餘輩至宛西諸外國求奇物因風覽以  
伐宛之威德而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鹽水往往  
有亭而侖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  
以給使外國者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  
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  
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

說之也但其詞  
微不易見耳  
用均

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  
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史記不與張騫立傳其始附衛青而於大宛傳  
備載始末蓋大宛諸國土俗皆騫所歸為武帝  
言者也騫沒後諸使西夷者亦具焉事具備而  
有條理文恪  
張騫鑿空通道其事亦有奇者不欲立傳而以  
騫不足立也政于此後端見之而下叙騫事此  
太史公妙處用均

一云下慨信  
以仁義許游俠  
過矣文恪

此傳議論正而  
氣勢瀾達文恪

激流之論而以  
抑抗出之似與  
非與似排非排  
奇態溢出文氣  
特矯健甚文潔

史記鈔卷之八十八  
救人於厄。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義  
者有取焉。作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近代以來俠之一脈絕矣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  
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  
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  
原憲。間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  
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

論儒四揚二抑  
而揚處寓不滿  
意抑處顧乃實  
與之  
論俠一抑一揚  
而抑處顧少於  
揚處却止取節  
式曲說文索

太史公下腐時  
更無一人出  
力救之所以傳  
游俠獨蘊義結  
胎在此

言已受其利  
則為有德何  
必知仁義也  
以言小竊則  
為盜而受誅  
也  
即上文嚮其利  
者為有德意也  
丙仲  
較論儒俠儒一  
抑一揚俠則四  
揚一抑可謂著  
意抑抗然却是  
深悲極憤處  
文索

衣疏食不厭。死而巳。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  
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  
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亾死  
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且  
緩急。人之所豈有也。太史公曰。管者虞舜窘於井  
廩。伊尹負於鼎俎。傳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  
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  
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况以中材而涉  
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

以下並說言  
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  
晉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距躄暴戾。其徒誦  
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  
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  
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  
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  
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豈非人之所  
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  
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

收歸俠叙侍俠  
意文潔

論卿相俠一抑  
一揚季札似不  
無俠札文潔

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  
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  
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  
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  
激也。至如閭巷之俠。脩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  
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  
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  
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  
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

朱家傳止以空  
言代叙事文錯  
綜有節奏意象  
甚瑋躍文潔

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  
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  
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  
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  
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  
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  
不過鞦牛。專趨人之急。甚已之私。既陰脫季布將  
軍之厄。及布尊賢。終身不見也。自關以東。莫不延

條侯喜得孟事  
重見吳王傳又  
袁盎傳亦有稱  
孟語二人夢想  
俱不傳但以李  
將軍條侯得名  
史公因以意寫  
未彷彿如此  
文繁

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劍。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及。田仲已歿，而雒陽有劇孟。周人以商賈為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為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歿，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歿，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矚氏陳周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

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無辟、陽翟薛況、陝韓孺紛紛復出焉。

篇主意先提  
在此應體

解傳乃獨詳蓋  
史公日觀文繁

郭解軼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歿。解為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慨不快意，身所殺甚眾。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

此上一段已了  
郭解下特詳其  
事耳  
指  
俠客多長者之

及傳

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仇。不使知也。解  
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嚼。非其任。彊必灌之。  
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亾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  
義人。殺吾子。賊不得。弃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  
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  
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罪其姊子。乃收而  
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  
避之。有一人獨箕倨視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客欲  
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脩也。彼何

諸公與少王所  
取固別文案

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踐更時。脫之。  
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  
箕倨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雒  
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終不聽。  
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解乃謂仇  
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  
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  
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  
居其間。乃聽之。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

列傳

卷八十八

游俠

五

此則諸公少年  
賢豪皆付之

皆不滿三百  
萬已上為不

旁郡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  
厚施薄望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為用。邑  
中少年及附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  
解客舍養之。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訾。吏  
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止曰。  
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  
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為縣掾。舉徙解。  
解兄子斷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為仇。解入關。  
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為人短

傳中兩言為人  
短小不飲酒以  
見其非強有力  
而使酒者且非  
徒容貌動人者  
也。季默

此籍少公又奇  
出于風聞感慨  
之義無此不名  
俠傳用備

解之得人若此

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  
上書人又殺之。闕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亾。置其  
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解  
冒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轉入太原。所過輒  
告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久  
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為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  
不接而接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  
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  
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為誰。吏奏解無罪。御



奏無罪想還是  
俠力畢竟為儒  
所排解下着翁  
伯字見一時翁  
伯名重人口如  
此猶武帝稱鄭  
莊文潔

明游俠不與暴  
豪等同類以應  
前語用均

戴即從容貌之  
貌解固明之潔  
貌猶頂戴也今  
人猶云頂戴名  
目即古人貌榮  
名之義用備

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  
殺人解雖弗知此辜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  
族郭解翁伯自是之後為俠者極眾敖而無足數  
者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  
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  
孺雖為俠而逡逡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  
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南陽趙  
調之徒此盜跖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  
朱家之羞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  
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  
者皆引以為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於戲惜  
哉

按子長以言李將平事被刑交游莫救故獨取  
於任俠之義亦有激乎其言之也西仲

史記鈔附卷之八十八

夫事人君能說主耳目和主顏色而獲親近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作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太史公曰甚哉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後人佞幸矣雖百世可知也

滑稽者轉注之器若渴卮之類以比人之言語捷給應對不窮也用脩滑稽而引六藝語文意又不相屬恐有誤用均中間微言詭語亦頗有裨錄然大概不雅馴文潔喜隱者自恃其明與智也故其入也速于游說用脩

史記鈔卷之八十九

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

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太史公曰

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二○河○為○滑○稽○要○領○

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好隱語

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為淫樂長

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竝

封印卷意阿隱  
括語文潔

侵國且危亾。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蜚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中。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

謂為田求福  
穰

甌窶猶樓  
也言豐年收  
掇易可滿簞  
龍也汗邪下  
地田也

次酒醉千羊以  
未僧嘗

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而祝曰。甌窶滿篝。汗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

卷收衣衾也  
講臂揮也鞠  
曲也懸謂小  
絕也

數者亦甚得情  
用均

言十有二參  
醉也  
造語甚工畧以  
賦頌 文宗

見樂極則飲過  
過則又傷傷必  
悲故以為諷也  
用均

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

髡音卷 音講 音〇鞞鞞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

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

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

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

為曹。握手無罰。目眇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

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

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

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闌薜澤。當此之時。髡心最

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

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

夜之飲。以髡為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其

後百餘年。楚有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

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

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

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為不可。王下令

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

以木累棺外  
木响皆向內  
故曰題券  
語亦有章而微  
覺淺

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為棺，文梓為椁，梗楓豫章為題湊，發甲卒為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之奈何？優孟曰：請為大王六畜葬之，以壠竈為椁，銅歷為棺，齋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糧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

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宰官也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

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

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

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

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

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

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

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

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

恐王後求汝  
不得也  
優孟似敖即今  
優人粧演狀貌  
令酷類叔敖冀  
以感動莊王也  
丙仲

此歌不叶韻賦  
却具風人語勢  
自與散語不同  
叔敖釋戰此歌  
用韻意亦大畧  
同顧稍淺不  
及此古質有氣  
文潔

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耻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賂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

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

太史公贊滑稽  
語亦近滑稽  
文公第安宗師  
文亦學樊宗師  
實祖此也

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蔭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歿，優旃歸漢，數年而卒。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亦偉哉。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經術為郎，而好讀外家傳語，竊不遜讓，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編之於左，可以覽觀揚意，以示後世好事者讀之，以游心駭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

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常養帝。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朝奏入，有詔使幸臣馬游卿以帛五十匹，賜乳母。又奉飲糒，殮養乳母。乳母上書曰：某所有公田，願得



假倩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以賜乳母。乳母所言未嘗不聽。有詔得令乳母乘車行馳道中。當此之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當道掣頓人車馬，奪人衣服。聞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之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至前面見辭。乳母先見郭舍人，爲下泣。舍人曰：卽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去。疾步數還顧。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

謂武帝罰請  
語乳母之人  
也

漢書詳方朔本  
未可觀

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悲之，乃下詔止無徙乳母。罰謫諧之者。

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以好古傳書愛經術，多所博觀。外家之語，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詔拜以爲郎，常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也。時詔賜之食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汗，數賜縑帛，擔揭而去。

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卽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人主聞之曰。令朔在事。無爲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任其子爲郎。又爲侍謁者。常持節出使。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爲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

之下。金馬門者。宦署門也。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時會聚宮下。博士諸先生與論議。共難之。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脩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自以爲海內無雙。卽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其故何也。東方生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

也。豈可同哉。夫張儀蘇秦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亾。故說聽行通。身處尊位。澤及後世子孫。長榮今非然也。聖帝在上。德流天下。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爲席。安於覆盂。天下平均。合爲一家。動發舉事。猶如運之掌中。賢與不肖。何以異哉。方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竝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義。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張儀蘇秦與

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侍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躬行仁義。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學行道。不敢止也。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岫然獨立。塊然獨處。上觀許由。下察接輿。策同

此詞以意立  
名而偶中也

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常也。子何疑於余哉。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也。建章宮後閣重櫺中。有物出焉。其狀似麋。以聞。武帝往臨視之。問左右羣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梁飯。大殮。臣乃言。詔曰。可。已殮。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騶牙者也。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

乃朔終以正  
自况

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所匈奴渾邪王果將十萬衆來降漢。乃復賜東方生錢財甚多。至老朔且歿時。諫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蕃。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帝曰。今顧東方朔多善言。怪之。居無幾何。朔果病歿。傳曰。烏之將歿。其鳴也哀。人之將歿。其言也善。此之謂也。

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者。衛后兄也。封爲長平侯。從軍擊匈奴。至於吾水上。而還。斬首捕虜有功。

漢書詳而工甚

東郭本名審乘  
而東郭先生則  
人稱之者

來歸詔賜金千斤。將軍出宮門，齊人東郭先生以方士待詔公車。當道遮衛將軍車，拜謁曰：願白事。將軍止車前，東郭先生旁車言曰：王夫人新得幸於上，家貧，今將軍得金千斤，誠以其半賜王夫人之親人，主聞之必喜。此所謂奇策便計也。衛將軍謝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計。請奉教。於是衛將軍乃以五百金爲王夫人之親壽。王夫人以聞武帝，帝曰：大將軍不知爲此，問之安所受計策。對曰：受之待詔者。東郭先生詔召

大將軍用金五百斤而東郭得  
以拜官可謂善  
通巧宦矣

東郭先生拜以爲郡都尉。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饑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令人視之，其上履也，其履下處，乃似人足者乎。及其拜爲二千石，佩青緡，出宮門，行謝主人，故所以同官待詔者，等比祖道於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此所謂衣褐懷寶者也。當其貧困時，人莫省視，至其貴也，乃爭附之。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邪。王夫

附此一設正以  
見上之幸王夫  
人而東郭之計  
誠便也 丙午

淳于髡事誤入  
于此

人病甚。人主至自往問之。曰：子當爲王。欲安所  
置之？對曰：願居洛陽。人主曰：不可。洛陽有武庫  
敖倉，當關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來，傳不爲置。  
王然關東國莫大於齊，可以爲齊王。王夫人以  
手擊頭呼幸甚。王夫人歿，號曰齊王太后薨。  
昔者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出邑門，道飛其  
鵠。徒揭空籠，造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  
來獻鵠，過於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  
飛亾，吾欲刺腹絞頸而歿，恐人之議吾王以鳥

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  
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佗國奔亾，  
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  
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倍鵠在  
也。

武帝時徵北海太守詣行在所。有文學卒史王  
先生者，自請與太守俱。吾有益於君，君許之。諸  
府掾功曹白云：王先生嗜酒，多言少實，恐不可  
與俱。太守曰：先生意欲行，不可逆。遂與俱行。至

宮下待詔宮府門。王先生徒懷錢沽酒。與衛卒僕射飲日醉。不視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謂戶郎曰。幸爲我呼吾君至門內。遙語。戶郎爲呼太守。太守來望見王先生。王先生曰。天子卽問君何以治北海。令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對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對如是。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守曰。諾。召入至于殿下。有詔問之曰。何以治北海。令

王先生有益于  
太守因益于己  
身此求與俱初  
心也 尤寧

當勅入循吏傳  
西門豹賢令也  
徒以一時權詭  
而遂列之滑稽  
未當 用均

盜賊不起。叩頭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之所變化也。武帝大笑曰。於乎。安得長者之語而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史。帝曰。今安在。對曰。在宮府門外。有詔召拜王先生爲水衡丞。以北海太守爲水衡都尉。傳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以財。

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以故貧。豹

先是數年秦以君甥妻河伯。此俗之漸矣。夫此政父老所苦者。巫不殺則妖不止。然曷不先之以教于孟子論殺有所謂生道者。豹蓋近之。吾獨怪其術之勝耳。不然則何媿于陳子亢之止殉葬哉。子亢仁術也。豹術而未仁。國賢。

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歛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爲河伯婦。卽聘取。洗沐之。爲治新繒綺縠衣。閒居齋戒。爲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爲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爲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亾。以故城中益空無人。

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卽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爲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卽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



大巫姬諸弟子  
及三老等以娶  
媼殺女者不可  
勝計今悉棄死  
亦未足快且不  
能震誠惡俗故  
乘其時而殺之  
民乃驚恐難行  
譎而正者也  
用均

不好煩大巫姬爲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  
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姬投之河中有頃曰  
巫姬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  
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  
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姬弟子是女  
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  
中西門豹簪筆磬折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  
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姬三老不來還奈  
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

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  
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  
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  
後不敢復言爲河伯娶婦西門豹卽發民鑿十  
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  
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  
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  
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富十二渠  
經絕馳道到漢之立而長吏以爲十二渠橋絕

稽先生序事每  
學太史公故志  
肆而無法故多  
失之于繁瑣而  
此序西門豹後  
巫姬等事一時  
如見蓋舊文也  
用均

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馳道。合三渠  
為一橋。鄴民人父老不肯聽長吏。以為西門君  
所為也。賢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之。  
故西門豹為鄴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絕已  
時。幾可謂非賢大夫哉。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  
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  
欺。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辯治者當能別之。

卜筮曰日者  
以其占候時  
日也

漢興而有言高  
祖時已有不特  
一代王也。用均

史記鈔附卷之八十九

齊楚秦趙為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觀其大旨。作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於天  
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  
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  
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史記鈔附卷之八十九

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闕其要作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啟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著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氏羌一作華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國不同

龜策傳閱博精雅惜其文不全而為褚先生所補耳  
平直整密議論敘事相間亦頗有法度孟堅諸傳敘大率類此  
文潔

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略聞夏殷欲卜者。乃取著龜。已則弃去之。以爲龜藏則不靈。著久則不神。至周室之卜官。常寶藏著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或以爲聖王遭事無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設稽神求問之道者。以爲後世衰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化分爲百室。道散而無垠。故推歸之。至微要。潔於精神也。或以爲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天下

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少。呂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今上卽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効。絕倫超奇者。爲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著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賢寵傾於朝廷。至以下筮射蠱道。巫

撻謂兩手執  
著系而撻之  
故云撻策

蠱時或頗中。素有毗睚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窮亦誅三族。夫撻策定數。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可謂聖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武王有瘳。紂爲暴虐。而元龜不占。晉文將定襄王之位。卜得黃帝之兆。卒受彤弓之命。獻公貪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龜逆。終被乾溪之敗。兆應信誠於內。而時人明察見之於外。可不謂兩合

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信禎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著百莖共一根。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江傍家人常畜龜。飲食之。以爲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衰養老。豈不信哉。

史記鈔卷之九十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  
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太史公為貨殖列傳。其文有可采  
處。而其紀五方州郡物產。及其習尚。如畫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  
必用此為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  
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

此文出入變化  
不可捉摹。而中  
歲執法固森然  
也。應德  
太史公貨殖傳  
不如漢書  
篇中諸人只摘  
取其貨殖一事  
不泛及他行跡  
略似八書體

連言鉛之未  
鍊者

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纊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枏梓薑桂金錫連丹砂犀瑋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碁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歿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

貨殖之情寫盡

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音丘潟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

潟鹵鹹地也

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繩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歛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

歿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壤壤。皆爲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有患貧。而况匹夫編戶之民乎。

昔者越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曰。知鬪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糴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

二十九十八  
十皆言斗病  
農言米斗直  
九十則商賈  
病故云病末  
未謂逐末爲  
商賈也



又停息貨物  
則無利

末俱利。平糴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  
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  
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  
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  
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  
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彊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范  
蠡既雪會稽之耻。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  
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  
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

朱公。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  
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  
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  
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  
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  
者。皆稱陶朱公。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  
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  
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

借陶朱公形已  
意故時自言  
於人  
皆是也  
公語也  
廢謂物貴而  
賣之居著猶  
居也

以貨殖誣子貢  
既非以孔子名  
揚因賜之貨殖  
更謬克之

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予之絲漆蠶出取帛絮與之食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

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倚頓用鹽鹽起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烏氏倮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

今西北邊關亦  
時有之

言貨財衆多不可訾量

太史公只因無錢贖罪遂下獄室故此多感懷之言

舉秦皇帝子長蓋以說時事也豈曰崇勢利哉師說

序海內土俗盡錯綜橫佚包括宇宙指數歷其文尤妙用均

言關中地重厚民亦重難不為非惡

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夫倮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傑諸侯疆族於京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邠。太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

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為邪。及秦文孝繆居雍。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孝公徙櫟邑。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竝至而會。地小人眾。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卮薑。丹砂。石。銅。鐵。竹。木之器。南御滇焚。焚僮。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縮轂其口。以所多易所鮮。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

今以上名疆直  
為懷中也  
言其方人性  
若牛捷悍而  
不均也

陳椽猶經營  
馳逐也  
温軹二縣各  
屬河南上黨  
澤潞等州也  
索隱註陳椽猶  
經營謬當是陽  
姓陳姓因緣其  
間得而欲耳緣  
緣通會也  
站從驛舉為  
站也

為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故關中之  
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  
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  
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  
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眾都國諸侯所聚  
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賈秦翟北賈種  
代種代石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慎忤好氣  
任俠為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  
委輸時有奇羨其民羯羗不均自全晉之時固已

患其僇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  
也故楊平陽陳椽其間得所欲温軹西賈上黨北  
賈趙中山中山地薄人眾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  
民俗懷急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忼慨  
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冢作巧姦冶多美物為倡  
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游媚貴富入後宮徧諸侯  
然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  
衛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濮上  
之邑徙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

言如雕性之  
捍捷也

多劫人二句若  
無着而有餘味  
與本勇不成京  
師意同 川脩

趨利甚于周人  
亦如談維說橫  
之氣 川脩

別東西南北其  
中又分都會即  
如禹貢分某山  
某水為某州者  
由其胸中包括  
輿地已盡如行  
旅逐勝可西為  
圖故其言縷々  
款斷欲續不可  
分界而又無所  
不載如此 丙仲

碣之間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  
東地踔遠音卓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  
雕捍少慮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餘東綰  
穢貉朝鮮真番之利

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  
則齊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  
帛魚鹽臨菑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濶  
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衆鬪勇於持  
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而鄒魯

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齷  
齷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衆儉嗇畏  
罪遠邪及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夫自鴻溝以東  
芒碭以北屬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陽亦一都會也  
魯堯作游成陽舜漁於雷澤湯止于亳其俗猶有  
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  
惡衣服致其畜藏越楚則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陳  
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  
積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陳在

徐僮取慮俱地名

南楚即今江西湖廣

果謂龍眼離支之屬布

及傳

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則清刻。矜已諾。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其俗類徐僮。胸繒以北。俗則齊。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淠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及革鮑木輪會也。與閩中于越雜俗。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溼。丈夫蚤夭。多竹木。豫章出

黃金。長沙出連錫。然董董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楊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

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潁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鄖關。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山東食海鹽。

列傳

卷九十一

化頁殖

九

皆藏弱病也

山西食鹽鹵嶺南沙北固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  
重說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  
音○紫耨果隋羸哈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  
古今不同情以故皆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  
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  
麻六畜地小人衆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  
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  
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由此觀之賢  
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歿節隱居巖穴之

歸者取利而不傳貨也

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  
久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  
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搴旗  
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錯綜其在閭  
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  
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鶩其實  
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模鳴琴榆長  
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  
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賢容也

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阬谷。不避猛獸之害。爲得味也。博戲馳逐。鬪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爲重精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

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蔬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巴南河濟之間。千樹。荻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音情及各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干畝。卮茜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



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醪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慙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鬪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

此市肆簿券一經太史之筆便足絕好文字應德

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

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

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醢醬。千坭。醬千甌。屠牛羊

彘千皮。販穀糶千鍾。薪藁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

竹竿萬个。其輶車百乘。牛車千兩。木器髹者千枚。

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卮。茜千石。馬蹄躐千。牛千

足。羊彘千雙。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

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蘖麴鹽

豉千筥。鮓紫千斤。鮓千石。鮑千鈞。棗栗千石者三。

謂三千石也。言棗栗三千石乃與上物相等。

貪賈貴不賣  
反致失時故三  
之應賈貴出如  
冀土故五之

卓程而下較之  
計然白圭術益  
下矣是學瓶之  
智哉 應德

躡鴟羊也又  
云有大羊如  
躡鴟也

匹夫而豪

此下叙富遂段  
換文 丙仲

之狐鼯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  
鍾子貸金錢千貫節駟會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此  
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佗雜業不中什二則非  
吾財也請略道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令  
後世得以觀擇焉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  
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虜少有餘  
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  
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民工於市

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  
策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  
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髻之民富埒卓氏  
俱居臨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伐魏遷孔氏  
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  
利有游閑公子之賜與名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織  
嗇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

正論反用言寧  
富而有爵毋富  
而為奴耳然得  
與爵較固自足  
豪若奴固千萬  
尚何寧母之有  
之繫

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  
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貫貸行賈徧  
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  
也

齊俗賤奴虜而刁間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  
也唯刁間收取使之逐魚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  
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  
寧爵母刁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周人既  
織而師史尤甚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洛

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  
久賈數過邑不入門設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千  
萬

宣曲任氏之先為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皆爭  
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  
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  
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儉力田畜田  
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賚善富者數世然任公  
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

安陵及杜二縣名各有杜姓也宣帝以杜為杜陵

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也姓各唯橋姚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子錢家以為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

載角者脂無角者膏酒劑謂磨刀以水研之胃酒謂和五味補美故易

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十倍用此富埒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嗇田蘭韋家粟氏安陵杜杜氏亦巨萬此其章章尤異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姦而富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夫織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而秦陽以益一州掘冢姦事也而曲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酒削薄技也而鄧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

零零碎碎不拾  
一物。庶幾  
上下往復辭駁  
皆筆力為之又  
異乎日者之口  
語文字必如此  
方是盡用信

里擊鍾。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  
貨無常主。能者輻輳。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  
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  
非也。

貨殖傳議論未了忽出叙事叙事未了又出議  
論作文奇亦甚矣文恪

史記鈔卷之九十一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  
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  
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  
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  
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  
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  
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  
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於周復典之。故司馬

余乎與絕乎相  
應

按兵權即兵  
書也遷沒之  
後亡指以孫  
以律書補之  
山川即河渠  
書也鬼神即  
封禪書也

又最古質更峭  
健可喜大有勢  
文潔

前已詳著作文  
之義以又下一  
冷語結之甚妙  
用均

叙世系簡明不  
見頭緒之多  
文潔

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  
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  
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  
二本紀。既科條之矣。竝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  
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  
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  
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  
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  
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

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  
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  
師。俟後世聖人君子。第七十  
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  
篇。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  
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  
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  
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

太史公既自以  
系出司馬錯之  
後而蒯瞶以從  
當畧沒掉入司  
馬印一段以其  
顯不致遺也

規模後世  
下篇未分詳略  
說兩通亦是文  
章一體文氣蒼  
古又語俱稍雅  
故自不見平易  
文潔

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  
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  
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在趙者。以傳劍論顯。蒯瞶  
其後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  
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靳。事武安君白起。而  
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還。而  
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靳孫昌。昌為秦王鐵  
官。當始皇之時。蒯瞶玄孫印。為武信君將。而徇朝  
歌諸侯之相王。王印於殷。漢之伐楚。印歸漢。以其

地為河內郡。昌生無澤。無澤為漢市長。無澤生喜。  
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喜生談。談為太史公。太  
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  
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之不達其意。  
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天下一致。而  
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  
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  
陽之術。大祥。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  
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

太史公多言六家指而獨歸道家矣

於道家獨有褒而無刺詆處

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

一本作明

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

以下文

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

後上

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

昌。逆之者不歿。則凶。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

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

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

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



墨者儉是矣若  
名家言儉似不  
可曉意者有儉  
檢之誤耳觀下  
文有苛察繚繞  
即檢束之意也  
用均

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  
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  
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  
土刑。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  
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  
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  
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  
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  
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賢賤。一斷於法。則親親

太史公歛贊道  
家然余未詳其  
說

微用韻

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  
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  
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繚繞。使人不得反其  
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  
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  
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  
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  
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  
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可朽。時變

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竝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歿。歿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

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畧印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畱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

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歿。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大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

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歿義之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

亦是問答客難  
體韻以曾出之  
立論稅軸轉折  
妙文繁

壺遂固是假說  
董生亦是暗借  
此文章妙炬  
文繁

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

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

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

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旣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

采善敗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

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尼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

既云述陶唐以  
來却以自黃帝  
始截甚峭有勢  
文繁

武帝獲麟遷以  
為述事之端上  
紀黃帝下至麟  
止猶春秋止於  
獲麟也

國以承平之治... 德不孤而必有鄰... 君子之德風... 德之於民猶水... 水無源則涸... 德無本則蹶... 故君子必先慎... 乎德... 德者本也... 財者末也... 外本而內末... 則民散... 夫君子之德... 博學之... 審問之... 慎思之... 明辨之... 篤行之... 有弗學... 學之弗能... 弗措也... 有弗能... 能之弗可... 弗措也... 有弗措... 措之弗善... 弗措也... 人一能之... 己百之... 人十能之... 己千之... 果能此心矣... 天下之歸之如水... 就下焉... 君子之德... 風靡水漬... 草上之風... 水漬之草... 無不靡也... 君子之德... 風靡草上... 水漬草上... 無不靡也... 君子之德... 風靡草上... 水漬草上... 無不靡也...



